

〔日〕远藤周作 著

恶灵

郅
颢译

45

恶灵

〔日〕远藤周作 著

郅 颢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703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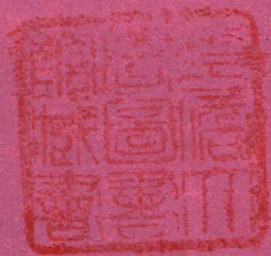


A0172106

恶灵

I 313.45

Y 861



〔日〕远藤周作
著
郅 颀译



恶 灵

[日]远藤周作 著 郑 顺 译

*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电话 615710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80千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01—60,000

ISBN 7—5329—0682—5

I·606 定价 4.50元

鲁新登字第3号

作者传略

远藤周作，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1923年出生于东京巢鸭。1943年入庆应大学文学院预科，后进该校法文系。1950年7月赴法留学研究天主教文学。1953年因病回国。

回国后即开始小说创作。短篇小说《白人》于1955年获芥川文学奖；1957年问世的长篇小说《海和毒药》获新潮奖和每日出版文化奖；1966年问世的长篇小说《沉默》获谷崎润一郎奖，自此奠定了作者在日本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

八十年代以来，远藤周作致力于开拓小说创作的新领域。这期间问世的《恶灵》、《我的恋人》、《妖女》等长篇小说试图以精神分析的原理剖析社会和人生，取得了巨大成就，故有“日本文坛怪杰”之称。

内 容 提 要

英子新寡，但她年轻、漂亮，举止中透出一种别的女人所不具有的娴雅。凡有机会与她接近的人，都会时常在心中荡起微妙的涟漪和悸动：才华横溢的作家藤纲突然一反常态，灵魂深处不知何时诞生了一个秘密，他痛感需要一种爱，而这种爱只有英子能给他；美术界泰斗萩野与英子一见钟情，立即拜倒在她脚下，两人频频出入一神秘场所，演出一幕幕不堪入目的母子昵态；另一位刚烈多情的男子受其魔力的驱使，竟将情人掐死……这一系列令人颤栗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惊恐，精神分析专家想阻止这些怪异的悲剧发生，不料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成了虐待狂……

造成人们心灵扭曲、自我毁灭的“恶灵”来自何方？

原 著 序

这部作品与我以前创作的娱乐小说旨趣迥异。报纸连载过程中，即有不少读者来信向我询问这一问题。

坦率地讲，这部作品的构思直接受到了荣格“阴影”的观点的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潜藏着一张有别于表面形象的神秘面孔，对此，即使本人也难以觉察。这张被无意识压抑的神秘面孔，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真实的自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形之于表面，那么就很可能不为现实社会所接受。荣格将这一神秘面孔称之为“阴影”。

“双重人格”作为体现人物性格复杂性的术语，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部作品所表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我所理解的“双重人格”。

远藤周作

HAPS/18

晚上六点，藤纲要去参加文学奖评选会。

评选会在筑地某饭店举行。

藤纲是评选委员之一。举办这次评选会的出版社派车来宾馆接藤纲。藤纲租用这家宾馆的一个房间写作，迄今已有三年了。

汽车在雾雨中缓缓驶入银座。人行横道上，五颜六色的雨伞象流淌的彩河。汽车驶过银座，向尾张町方向前进。

“今天不会顺利。”

藤纲斜倚车窗，突然冒出这一念头。

这次评选包括A奖和N奖。它们将分别授于在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两个领域中被认为最有成就的青年小说家，因此竞争是相当激烈的，评选委员对此也极为慎重。

A奖共有七部作品参加评选。藤纲认为其中两部水平相当，难分高下。根据多年的经验，他推测其他的评选委员也会跟自己有共同的感受。那么，这两部作品究竟哪一部能入选呢？也许评选委员会因为意见不一致而形成对立的两派。

“不会顺利。”

他又一次产生这种预感，脑中立时浮现出往常一直、而且这次恐怕也会与自己意见相悖的小说家坂井的面容。

藤纲到达会场的时候，报社与电视台的记者早已等候在

这里。看来，获奖者将在今晚的电视新闻节目中露面了。

“藤纲。”他刚踏进大厅，P报的一位他熟识的记者便走过来，“请问，你决定推选哪位为A奖得主？”

藤纲戏谑地一笑：“这可是国家秘密啊。”

他来到会客厅。评委们已到了多半，大家正在边看电视边谈论。十分钟后，工作人员请评委们进入会议室。

藤纲对走在前面的坂井说：“今天的评选，看来难度不小啊。”

坂井表情矜持地点头：“嗯。”

会议持续了近三个小时。正如藤纲所预料的那样，他与坂井所代表的两派意见完全对立，迟迟委决不下。结果，不得不由前辈羽岛调解裁决，两部作品同时获奖。

“太疲惫了——”

藤纲走出会议室，如释重负。出版社的人邀他到银座小酌，被他婉言谢绝。他希望快点回到宾馆，独自去酒吧间边饮酒边构思自己的作品。

藤纲回到宾馆。

他早就同宾馆的服务员相熟了，不用藤纲说什么，服务员就将房间钥匙交给他。他租用的房间在二十六层。

藤纲乘电梯上楼。穿过长长的、寂静的走廊，他打开房门。

从对面窗口望去，雾雨笼罩下的东京夜色，美丽异常，闪烁的灯火，波动，变幻，而窗口俨然一只流金溢彩的宝石箱。

他打开台灯。写字台上杂乱堆积着稿纸和参考文献。

他想先洗个澡，于是拧开淋浴水龙头。水温正合适。洗完澡，换上一身轻便装，他打算到酒吧间喝一杯。

酒吧在一楼尽头。忧郁的钢琴曲旋律在酒吧内低回。藤纲稍稍离开钢琴一段距离坐下，招待马上端来一杯威士忌。

一如往常，他端着酒杯轻轻饮啜。钢琴忧郁的旋律让他的思绪在莫名的纷乱中慢慢地沉静下来，于是便很快醉心于一度停写的小说的故事中。

他相信灵感。在书房里，他提起笔却迟迟落不下去，偶而在汽车里或者酒吧里，突然会文思泉涌，想象纷飞，一个个美妙的情节接踵而至，然后毫不费力地记录下来，就这样完成了一部部作品。

但是，今天不知为什么，脑袋好象一直麻木昏沉，看来要想把陷入僵局的那个场面，重新构思以求得到某种启示而顺利展开，是不可能的了。

招待打开电视机。播音员正在宣读A奖、N奖获奖名单。现在，获奖者也许正兴高采烈地赶赴记者招待会场吧。藤纲想。

电视画面变为体育新闻。藤纲不想再待下去。就在他想要看看今天的棒球比赛结果的时候，酒吧入口处出现了两位中年女性。

其中一位突然发现了藤纲：“喂，令一。”

令一是藤纲的名。

藤纲转过脸来。喊他的是堂姐。

藤纲向她示意，然后疑惑地问：“这么晚了，你到这儿来……”

“我们刚在这儿开完同窗会。”堂姐向藤纲介绍与她同

来的女性：“你大概知道她吧。这位是占星术专家浅利丽娜女士。电视和杂志都报道过她。”

这么一说，藤纲觉得她有点儿面熟。

“我是藤纲。”他向浅利丽娜施礼。

“一起喝点什么吧。”藤纲出于礼貌发出邀请。不过，从内心讲他并不喜欢与人共饮，更何况是两位中年女性。

可是，堂姐倒满高兴：“好啊！不会打扰你吧？”一边说着，一边拉她的朋友坐到藤纲对面。

两人各要了一杯可可饮料，谈论起刚才的同窗会的话题。藤纲对此毫无兴趣，却也无可奈何。

堂姐发现了藤纲的窘态：“对不起。我们只顾自己谈话……因为……因为我们好多年没见面了。”

“没关系。”藤纲苦笑。

堂姐为了引起藤纲的兴致，向他身边靠了靠：“怎么样？让浅利给你占卜占卜？”

“占卜？”

“是啊。刚才她为好几个人占卜了，相当准确。真是不可思议！”

藤纲又苦笑。他对占星术一类迷信从来是不相信的。

“算了吧。”浅利丽娜也表示反对，“不好意思，这种事你会觉得可笑。”

“不，不会的……”藤纲微笑着摇了摇头，坦诚地说，“不过，我不相信占星术。”

“今天，你大概参加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会议吧。”浅利丽娜突然说，语调中带有一种不被信任的挑衅。

藤纲一怔，然后又不以为然。因为刚才的电视新闻报道

了文学奖评选会的消息，浅利丽娜肯定看了电视。

然而，浅利丽娜又说：“你感到有些疲倦，所以独自回到了宾馆。”

“是的。”藤纲稍感惊奇。不过，他又想，她是看到我一个人在这儿饮酒，才有这种推断的吧。

肯定是这样。所谓占星术不过是巧妙的推理而已。藤纲想，这倒是挺有趣的。

“这是你对我的占卜吗？”藤纲语气中带着些许揶揄。

“不。”浅利丽娜微微一笑，“这只是我的感觉。”

“那么，能请你为我今后的事占卜占卜吗？”

“你不是不相信吗？”浅利丽娜用讥讽的语气反问。

“所以，我希望你能让我相信。”

“你不可能相信。”浅利丽娜沉思了一会儿，“一般来说，占卜完全准确的概率，不过在百分之十左右，而且还要借助于扑克牌……如果你不当真，我可以试试。”

“拜托了。”藤纲受好奇心驱使，打算让这位浅利丽娜女士露一手，而且从刚才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她还是有一定的推理才能的。

“好吧。”浅利丽娜放下杯子，坐到沙发上。堂姐饶有兴味地望着他们两位。

“我不打算占卜你久远以后的事，只占卜你近期要发生的事。现在，请你讲出你脑中浮现出的数字。”

“脑中浮现出的数字？”

“是的。你闭上眼，就会想到某些你认为合适的数字，请把这些数字告诉我。”

“好的。”

藤纲闭上眼。她也许是用数字来推算年龄什么的吧，随便说个数字看她会怎样想。藤纲想。

“一八六二、二一。”

“一八六二、二一。”浅利丽娜重复着这组数字，然后写在一张纸上。

“凭这组数字，就能占卜我近期要发生的事吗？”

“数字是神秘的。”浅利丽娜表情严肃，“每一个人，在他的潜意识中，都会喜欢某些数字，也会本能地厌恶某些数字。外国人多认为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日本人一般忌讳四十二。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纯属迷信。不过，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人们之所以喜欢和讨厌某些数字的心理原因，因此还是应当引起重视的。”

“当然。”

“你刚才说出了四个数字，而没讲三、四、五、七、九、〇。”

浅利丽娜陷入沉思。突然，她的脸上掠过一丝恐怖，两眼直直地望着藤纲：“藤纲……请你不要在意。”

“不要在意？”

“是的。”

“请你具体讲明白。”

“你必然要很快结识一位你不曾熟悉的人。”

“男人？女人？”

“这……我不明白。不过……”浅利丽娜在寻找合适的字眼，“那个人很危险，你最好不要接近那个人。”

教堂。

菊花丛上方悬挂着南条清的遗像。他在温和地微笑，背景是高尔夫球场。这幅照片大概是他与公司的同事一起旅游时的留影。

遗像将死亡的寒冷带给每一个人。藤纲也不禁感到阵阵凉意。

微笑着的南条清的遗像……

这笑颜曾编织过温柔，曾凝聚过善良。脑袋深深埋入椅子上的南条清的朋友和同事们，此时此刻，每个人都在心中长吁短叹：“多好的人啊！”

葬礼在教会牧师的主持下开始了。声声悠长而又深沉的祈祷如另一种哭声摇荡着人们的心，悲怆的沉默在唱诗班的赞美歌声中被埋葬，渲染出送行时的默默祝福。公司的井上課长致悼词：

“南条君……”他声音嘶哑，“南条君，温厚，善良，深受我们的尊重和喜爱。他对人诚实，从无恶言。据我所知，凡与他有过交往的人，无不对他夸奖备至。可惜的是，他却因一次意外事故先我们而去，这是我们连做梦都不曾想到的……”

南条清大学时代的同学菊地步履沉重地走到麦克风前，

声音哽咽，竟两度长时间地平静过于悲恸的情感。最后他凝望着南条清的遗像，凄楚地发问：“就在你出事故的前三天的中午，我们在新宿车站的月台上相遇，你约我最近和你一起喝一杯。可是……你的那个邀请是怎么一回事啊？”

菊地哀伤的语调更加深了人们的悲痛。好多女性情不自禁地唏嘘起来。

最后是向死者献花。人们缓缓地排成一列，依次把菊花交给立在南条清遗像旁的工作人员，再由他们放在铺有白布的桌台上。遗像上的南条清微笑地看着这一切。

死者的亲属向人们深深地鞠躬。

英子面容憔悴，一片苍白。从丈夫殉难那天起，她就完全垮了。她肆意挥霍悲伤，一直默默无言，她好象完全丧失了自己。人们不忍心让她再承受更大的哀痛，便一个接一个地悄然走出教堂。

不一会儿，覆盖着黑布的棺材被抬到停在教堂外的灵车上，将由死者的亲属陪同前往火葬场。

这时，藤纲听到人群中传出低低的声音：“南条君一向谨慎，他不可能发生那样的车祸。”

灵车的后面并排几辆出租汽车。英子被人搀扶着向人们鞠躬行礼，然后同亲属一起乘上出租汽车。

众人目送车队远去。藤纲平静情绪，准备离开，却被人喊住。

他回过头，见一位中年男子正在望着他微笑。他感觉有些面熟，却一时记不起姓名。

“刚才在教堂里见到先生，……先生大概还记得吧，我跟南条都是您的学生啊。我叫菊地。”

“是吗？”

二十年前，藤纲曾在茶水文化学院讲授过一年的小说创作课。那时，他还是初登文坛的新人。他记得他所教的学生比自己年轻不了多少，课余他常跟学生们一起去溜冰、喝酒，南条清每次都是温和谦恭地跟着他。但眼前这位菊地他却不记得了。

“我现在学非所用，真有点遗憾啊。”菊地摇摇头，把名片递给藤纲。名片上印有日本水泥公司的字样。

“不过，我和南条却一直没有中断交往。”

藤纲这才记起，眼前这位菊地是刚才在教堂里致悼词的人。

“那时的同学，今天来参加葬礼的只有我自己。大家都很忙，有的还在外地。”菊地的语气中好象包含着某种应有的责任。接着，他问藤纲：“先生那么忙，今天还特意赶来，大概是与南条常有往来吧？”

藤纲苦笑：“不。不过，南条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总是在微笑，就象他的遗像的那种微笑。”

“是的。他确实是个好人。现在象他这样的好人不多见了。我们那个时候都喊他慈悲。可谁想，他竟因事故……”

“听说是车祸？”

“是的。自己驾车跌入山谷。他是在从京都的鞍马去周山街道的途中发生车祸的。”

“他的驾车技术不是很高明吗？”

“是的，很高明。尽管如此，可还是……”

一阵沉默。

“先生，如果方便的话，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好吗？”

藤纲点头同意。两人来到附近一家吃茶店，选择靠窗的位置坐下。

藤纲点上一支烟，问道：“南条为什么一个人去那儿呢？”

“那天他打算和英子、就是他的妻子到鞍马寺和常照皇寺游览……先生也许还不知道吧，南条特别喜欢游览寺院。”

“他有那样的兴趣？这我倒不晓得。你是说，他和他妻子一起……”

“他们本来是想一起去的，可是就在前一天，英子突然患了感冒，于是南条就让英子留在旅馆，自己一个人开车去了。”

“原来如此。”

“游览了鞍马寺，从山上下来，他打算再去周山。也许那天天气寒冷，雪水冰冻路滑，所以他才……可是如果精力集中，谨慎驾驶的话，也不至于发生车祸。”

藤纲曾几次游览过鞍马寺和常照皇寺。鞍马是一座山，位于京都东北，因其形状如马鞍，故名。鞍马，容易使人联想到“黑暗处”或“暗的山”^①。其实，如果在晚秋或冬季从京都遥望鞍马山方向，鞍马山上空有云层笼罩、或者大雪飞扬，也确实有某种沉郁昏暗的气氛，也许人们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有“黑暗处”或“暗的山”的联想吧。藤纲想。

“事故对英子刺激很大。”菊地叹息一声：“他们夫妻感情一向真笃，亲如兄妹。”

“他的妻子我不熟悉，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①“鞍马”，日语读音与“暗间”同。“暗间”，可译为黑暗处。

“她的娘家在经堂。她漂亮温顺，我们评价她象歌舞伎幸四郎的夫人。”

“象幸四郎的夫人……”以前因为工作关系，藤纲曾几次见过幸四郎夫妻，甚至有一次在剧场的休息室里他还同幸四郎夫人交谈过。

“这么说，她是位心地善良、待人温和的女性……”

“是的。她与南条是天生的一对。”菊地呷了一口咖啡，“可是，不幸却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先生，我完全弄不明白，人的一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出现变故……”

好一会儿，他们彼此对视，不说一句话。

“先生，”菊地打破了沉默，“我想带英子到您那儿去一次。”

“希望我对她有所照料吗？还是……”

“请您跟她谈谈。因为自从事故发生以后，她好象有了很大变化。”

人们似乎都有这种错觉，以为小说家能向他们提供排解人生困惑的答案。菊地便是这样的人。朋友去世了，朋友的妻子今后还要生活下去，怎样才能使她摆脱不幸，坚定生活的信心呢？总得有人予以正确的引导。菊地的用意或许就在这里。

“可是，我……”藤纲面露难色，“我对英子完全不了解，更何况我也不会对她有任何帮助。”

“先生一定能帮助她跨越人生的鸿沟。”菊地的话充满鼓动性。

藤纲与菊地分别后，乘出租车前往庆应医院。在车上，